戲劇研究　第7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11年1月　　頁37-64

新戲生成、女性閱讀與遺民意識：朱素臣《秦樓月》傳奇寫作與刊刻的前因後果

郭英德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引言：蘇州新戲

朱素臣（1621？-1701後）《秦樓月》傳奇第十八出〈得信〉中，蘇州（今屬江蘇）有一位「老白相的班頭」陶一鳳，渾名陶吃子，上場自吹自擂一番後，說道：

> 但是說起來，卻也奇怪。我老陶近日手中乾癟，虧了蘇州有幾位編新戲的相公，說道：「老陶，你近日無聊，我每各人有兩本簇新好戲在此，聞得浙江一路，也學蘇州，甚興新戲，拿去賣些銀子用用。歸來每位送匹錦綢，送斤絲綿便罷，只算扶持你。」我快活透了，拿了幾本新戲，連夜趁船，竟到湖州。[1]

朱素臣，名暄，號荃庵，以字行，吳縣（今屬江蘇蘇州）人。[2]吳縣在明清時屬蘇州府，所以這裏所說的「蘇州有幾位編新戲的相公」，大約也包括朱素臣本人

[1] 〔清〕朱素臣：《秦樓月》（清康熙間文喜堂刻本），第18出〈得信〉，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卷下，頁15a-15b。

[2] 關於朱素臣的生平和作品，參見〔清〕朱素臣著，王永寬校點：《翡翠園》（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首〈點校說明〉，頁1-3；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37-238、243-244、260-265。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在內。

所謂「新戲」，與舊戲、老戲相對稱，指劇作家新編創的戲曲作品。《秦樓月》現存清康熙間文喜堂刻本，劇中陶一鳳所謂江浙一帶「甚興新戲」，正說明明末清初的社會風氣。[3]在這一時期，包括蘇州「相公」在內的一批年輕劇作家，全力從事編劇活動，特別是大量編創新戲，甚至以賣劇爲生。如明崇禎（1628-1644）年間，長洲（今屬江蘇蘇州）人馮夢龍（1574-1646）《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敘》說：蘇州劇作家李玉（1610？-1677後），「初編《人獸關》盛行，優人每獲異稿，競購新劇，甫屬草，便攘以去。上卷精采煥發，下卷頗有草草速成之意。」[4]朱素臣也跟李玉一樣，是一位勤於寫作新戲的劇作家，文喜堂刻本《秦樓月》正文首頁書名下注：「茎庵傳奇第十五種」，可知朱素臣創作新戲的數量之多。[5]

李玉、朱素臣等蘇州派戲曲家[6]，在創作新戲時還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常常以發生在蘇州地區的故事爲題材，尤其喜歡取材於當代的蘇州故事，從而顯現出鮮明的地域性特徵。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傳奇作品，如李玉《清忠譜》、朱素臣《十五貫》等，[7]都是如此。作爲一部新戲的《秦樓月》，自然也不例外。

本文擬考察新戲《秦樓月》傳奇的寫作和刊刻，以期透視蘇州派戲曲家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追求，同時也可以借一斑以窺全豹，從一個角度透視清初江南文人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追求。

一、新戲生成：「〈紅鵝別傳〉郵筒寄」

《秦樓月》傳奇敘寫山東萊陽籍書生呂貫與揚州妓女陳素素發生在蘇州的姻

3 參見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頁90-91；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20-321。

4 〔明〕李玉著、〔明〕馮夢龍重訂：《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明崇禎間墨憨齋刻本），收入《墨憨齋定本傳奇》（北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卷首，頁2b。

5 朱素臣至少撰編17種傳奇、3種雜劇，現存10種傳奇。參見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635-663。

6 關於蘇州派戲曲家的構成、活動和創作特徵，參見郭英德：《明清傳奇史》，頁352-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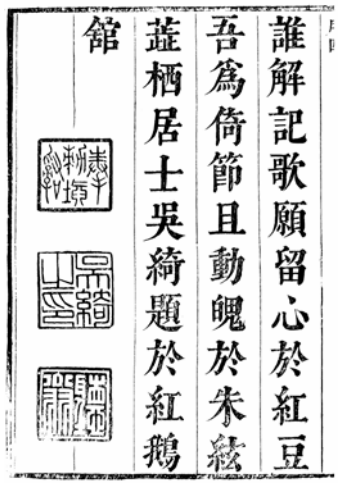
7 《清忠譜》現存清順治間刻本，《十五貫》一名《雙熊夢》，現存清初抄本，均影印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三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緣聚合故事。朱素臣明確聲稱，這部新戲並非憑空虛構，而是以〈紅鵝別傳〉爲藍本的。第一出〈情概〉【玉樓春】道：

> 拘儒日困愁城內，綱常快筆猶能記。最下由來不及情，豔思綺語經年廢。〈紅鵝別傳〉郵筒寄，事堪《崔氏春秋》配。笑呼濁酒譜宮商，從今不賭劉伶誓。[8]

那麼，〈紅鵝別傳〉作者是誰？傳主又是誰呢？



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傳奇卷首載署「蕊棲居士吳綺題於紅鵝館」之〈序〉[9]，及署「江都吳綺蘭次」之【步步嬌】〈題情〉套曲，題下注：「感天水生事戲爲代賦。」按吳綺（1619-1694），字蘭次，亦作園次，號豐南，又號綺園、聽翁、蕄叟，別署紅豆詞人、蕊棲居士，後人私謚憲文先生，江都（今江蘇揚州）人。清順治十一年（1564）貢生，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官至浙江湖州府知府。[10]清順治十七年（1660），山東萊陽人姜埰（1608-1673）攜家卜居蘇州，[11]購得前明文震孟（1574-1636）在鱄諸里的別業「藥圃」，稍加修葺，題門額爲「頤圃」，後改名「藝圃」。[12]紅鵝館即爲藝圃中的別墅，姜埰次子實節（1647-1709）肄業於此，[13]因自號「紅鵝生」，吳綺曾作〈紅鵝生小

8 朱素臣：《秦樓月》，卷上，第1出〈情概〉，頁1a。

9 此序又見〔清〕吳綺：《林蕙堂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14冊，卷6，題〈秦樓月傳奇序〉，頁328-329。

10 吳綺生平事蹟，見〔清〕沙張白：《吳園次傳》、〔清〕王方岐：《吳園次後傳》，均載〔清〕焦循：《揚州足征錄》（清雲藍閣抄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5冊，卷1，頁473-475。並見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484《吳綺傳》，頁13342。

11 姜埰生卒年，據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及姜安節、姜實節〈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見〔清〕姜埰：《敬亭集》（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姜氏念祖堂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93冊，卷首，頁532-542。按，姜埰生於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西曆爲1608年1月1日。

12 參見姜埰：〈頤圃記〉，《敬亭集》，卷6，頁614；〈疏柳亭記〉，《敬亭集．補遺》，頁666；姜安節、姜實節：〈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庚子」條，頁540。

13 姜實節，字學在，號仲子、鶴澗，生平事蹟見〔清〕冷士嵕：〈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江泠閣文集續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家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傳〉，[14]敘寫其志向、才藝與性格，栩栩如生。姜姓於西漢以後世居天水（今屬甘肅），族人相習以「天水」爲郡望，所以吳綺亦稱姜實節爲「天水生」。

據此可知，〈紅鵝別傳〉的傳主是姜實節，而作者當是吳綺。但是查吳綺詩文集《林蕙堂全集》，並無〈紅鵝別傳〉一文，我以爲朱素臣所謂《紅鵝別傳》，當即指吳綺撰寫的【步步嬌】〈題情〉套曲。

那麼，吳綺〈題情〉套曲以第一人稱口吻「代賦」的「天水生事」，是否確有所本呢？考諸史料，所謂「天水生事」，蓋指姜實節與揚州妓女陳素素的戀情故事。《林蕙堂全集》卷十八有〈紅鵝館小集贈陳素素校書〉詩，云：

> 芙蓉窈窕畫廊通，椀茗爐香得暫同。千樹正當明月翠，一花先爲美人紅（時池中初開一蓮）。扶頭破夢新慵後，擁髻情深淺笑中。怪道玉郎癡絕甚，只緣林下有清風。[15]

「玉郎癡絕」當是姜實節寫照，「林下清風」則爲陳素素傳神。從後四句的生動描寫中，不難想見姜實節與陳素素在紅鵝館中兩情依依的情景。按陳素素（約1657-？），號竹西女子，別署二分明月女子，江都（今屬江蘇揚州）人。[16]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傳奇末附刻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17]，中有〈述懷〉詩一首，自述生平云：

> 妾本貧家女，少小在蕪城。十三學刺繡，十五學彈箏。亂離不自持，非意失吾貞。百年一遭玷，誰複憐我誠？傷哉何所道，棄置鴻毛輕。[18]

參照王端淑（1621-1685）所評「的是小青一流人物」[19]，大抵陳素素是「揚州瘦馬」出身，不幸淪爲妓女。[20]《二分明月女子集》中有〈和天水生見贈韻〉、

書．集部》，第236冊，卷上，頁549-551。汪琬〈姜氏藝圃記〉云：「曲折而工麗者，莫如仲子肄業之館」。見〔清〕汪琬：《堯峰文鈔》（清林佶寫刊本），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卷23，頁215。

14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1，頁421-422。

15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8，頁568。

16 陳素素小傳，見〔清〕完顏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紅香館藏刻本），卷5，頁22b。按姜、陳情事大約發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詳見下文考證。《二分明月女子集》中有〈二十初度寫恨〉詩，作於姜、陳離別之際，則陳素素約生於順治十四年（1657）。

17 此集首封題《二分明月女子集》，正文卷端題《二分明月集》。按，陳素素別署「二分明月女子」，參照卷末〈名媛題詠〉，此集名當作《二分明月女子集》。

18 朱素臣：《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頁1b-2a。

19 朱素臣：《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卷首《總評》，頁1a。

20 小青即揚州女子馮小青（1595-1612），其事在明清之際廣爲流傳，傳見〔清〕張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和天水見贈韻〉、〈經紅鵝館贈天水〉、〈再經紅鵝館贈天水〉、〈送天水遊西湖〉、〈鳳仙花呈天水〉、〈通草花呈天水〉、〈別天水歸訪求二親蹤跡〉、〈抵維揚寄天水〉、〈接天水書感賦〉、〈剪指環寄天水〉、〈再接天水書感賦〉、〈端陽前三日接天水書……〉等詩，細膩地抒寫了姜、陳二人的旖旎戀情與離合悲歡。

姜、陳二人情事在當時文獻中已有記載。如吳江（今屬江蘇）人徐釚（1636-1708）《詞苑叢談》卷九云：

> 萊陽姜仲子，嬖所歡廣陵妓陳素素，號「二分明月女子」。後爲豪家攜歸廣陵，姜爲之廢寢食，遣人密致書，通終身之訂。陳對使悲痛，斷所帶金指環寄姜，以示必還之意。姜得之，感泣不勝，出索其友吳彤本題詞。吳爲賦【醉春風】一闋，其詞曰：「玉甲傳芳信。金縷和香褪。懸知掩淚訴東風，問問問：明月誰憐？二分無賴，鎖人方寸。　　情與長江並。夢向巫山近。好將環字證團圞，認認認。有結都開，留絲不斷，些些心印。」[21]

據徐釚《詞苑叢談．自序》，《詞苑叢談》之輯錄，「始於癸丑，迄於戊午」，癸丑爲康熙十二年（1673），戊午爲康熙十七年（1678）；而此書初刻則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該書輯錄與刊刻時，姜實節尚在世，然則該書所記載的姜、陳情事，雖得之傳聞，應眞實可信。吳彤本，名壽潛，號西瀛，吳綺次子，與姜實節年齡相近。[22]看來，吳綺父子都是姜、陳情事的「直接關係人」。

此外，康熙十五年（1676），太倉（今屬蘇州）人顧湄（1633-1691後）重修《虎丘山志》，亦載[23]：

《虞初新志》（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年），卷1，引支小白《小青傳》，頁15-18。馮小青當是「揚州瘦馬」出身，參見胡忌：《揚州瘦馬考述》，收入胡忌：《菊花新曲破——胡忌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71-299。

21 〔清〕徐釚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567。

22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冊，收錄吳壽潛和賀字（字乃文，丹陽人）的詞作，頁8548-8551。

23 顧湄，字伊人，號抱山，別署織簾後人，生平事蹟見乾隆《鎮洋縣志》卷12《人物類中．文學》。其生年考證，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52-53。按，查慎行（1650-1727）有〈元夕同顧伊人張昆詒集敬思宅分得燈字〉詩，見〔清〕查慎行著，周劭標點：《敬業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3，頁345。據其自注，此卷作於辛未（康熙三十年，1691），則此年顧湄尚在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 虎丘近傳有陳素素題眞娘墓《秦樓月》一闋，風致清婉，不減易安。或云廣陵女子也。（香紅歇，青山一閉無年月。無年月，松枯柏老，同心難結。　天公不管花如雪，銷磨鶯燕憑誰說。憑誰說，秋煙秋雨，幾堆黃葉。）[24]

此文所引【秦樓月】詞見於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亦見於《秦樓月》傳奇第三出〈淚弔〉。顧湄字伊人，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第二幅繡像，有題詞【相見歡】：「六朝一片山青，月華明。卻有月明多處見傾城。　燈爛熳，杯瀲灩，共含情。暫借千人石上定三生。」落款爲「伊人書於梅花樓」，或即出於顧湄手筆。據此，顧湄可能是親見朱素臣傳奇創作的「當場見證人」，所記應信而有徵。[25]

但是在《秦樓月》傳奇中，女主角爲揚州妓女陳素素，男主角卻不是姜實節，而是呂貫。按呂姓原出於姜姓，[26]而「實」字去其部首即爲「貫」，因此呂貫即隱指姜實節。劇中第二出〈論心〉，呂貫上場白云：「萊陽人，先君官拜黃門，直諫爭傳鳴鳳……只因兵亂齊封，遂而家留吳郡」，所敘亦切合姜實節之父姜垓的事蹟。[27]因此，《秦樓月》傳奇以姜、陳情事爲藍本，殆無疑義。劇中陳

世。

24 顧湄：《虎丘山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懷嵩堂刻本），卷10「雜誌」，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63冊，頁426。按，此書卷首顧湄及徐乾學分撰〈重修虎丘山志序〉，均署「康熙丙辰」，即康熙十五年。

25 按〔清〕釋佛海編《虎丘綴英志略》（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卷下云：「陳素素，江都人，自名『二分明月女子』，萊陽姜學在之姬。美而豔，能畫，又善度曲。名流吳園次、毛西河、余澹心諸公俱有詩。好事者有譜其事爲《秦樓月》傳奇，即此詞也（詞略）。」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263冊，頁484。〔清〕顧詒祿等纂《虎邱山志》（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永嘉周鳳岐刻本）卷10、〔清〕馮金伯輯《國朝畫識》（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增補刻本）卷17「陳素素」條，所敘姜、陳情事，文字同此。所謂「萊陽姜學在之姬」的說法，查無實據，當系傳聞失訛。按冷士嵋〈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記載姜實節娶郭氏，側室盛氏，並無娶陳氏事，見《江泠閣文集續編》，卷上，頁551。《光緒增修甘泉縣志》卷24云：「陳素素，萊陽姜學在之姬，自名『二分明月女子』，能書，度曲。吳 次、毛西河諸公俱譜其事爲《秦樓月傳奇》。」將《秦樓月》傳奇的作者誤作吳綺、毛奇齡，更系無稽之談。

26 神農氏後裔姜太公，即呂尚，因輔佐周王朝得天下，封於呂，所以從封地爲姓。姜垓《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即云：「垓家尚父之裔。」(頁532)

27 「黃門」即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的省稱，爲門下省副官。明崇禎十四年（1641），姜垓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次年上書劾大學士周延儒（1593-1643），被杖下獄。後因甲申之變，難以歸里，遂卜居蘇州。見姜垓：〈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敬亭集》卷首。參見魏禧〈明遺臣姜公傳〉，〔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素素斷指環，托許秀送呂貫，與《詞苑叢談》所載相同，亦可爲證。

《秦樓月》傳奇敘呂貫之友，有湖州太守袁皓，字武子，茂陵人。此人實爲吳綺寫照，吳綺字藎次，吳藎次之上二字倒置時，其音似袁武子。[28]吳綺於康熙丙午（五年，1666）任湖州（今屬浙江）太守，己酉（八年，1669）春被劾罷官。[29]張沙白〈吳園次傳〉載：「其守吳興，異政疊著，如誅菱湖之凶，逐南潯之暴，擒西湖之黨，斃晟會之惡，卻金以懲巨棍，償逋而驅旗丁，焚絲禁之簿，排碧浪之沙，治豪僕以振綱常，發石怪而除邪慝，湖人至今頌之，號爲『三風太守』焉，蓋謂其多風力、尚風節、好風雅也。凡有興除，闔郡鼓舞稱快。」[30]王方岐〈吳園次後傳〉載，吳綺出守湖州，「時奸民王式、王春，以羅織交關主政」，吳綺捕其黨唐文等，唐文「以三千金矚先生求免，揮去弗顧也」；「菱湖人沈柬之，虎而冠，及是亦杖殺之」。[31]《秦樓月》傳奇第七出〈懲惡〉，湖州府城隍廟廟祝稱袁太守：「因他品格風流，文章風雅，更兼不畏豪強，每多風力，一時百姓，都順口兒稱他爲『三風太守』。」此出敘及袁太守懲處湖州積棍，尤其是寫蠹棍陶岩，央求親識，饋袁太守明珠一對、白金三千兩，要求免死，袁太守執法不阿，將其活活杖死，這正與〈吳園次後傳〉所敘唐文事相類。劇中又敘積棍王慶、胥大奸，後到太湖岱山落草爲寇，此亦大抵據「菱湖之凶」、「南潯之暴」、「西湖之黨」等撮合而成。

吳綺被劾罷官後，周遊江南，因「貧不能達故里，僑寓吳門」[32]。他寓居吳門七年，[33]與姜埰及其二子安節、實節相善，尤其與實節過從甚密。《林蕙堂全集》中涉及姜實節的詩文，除上文引錄者之外，尚有卷一〈畫舫聞歌賦〉、卷二

魏叔子文集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7，頁854-858。

28 參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轉引吉川幸次郎考證，頁353。

29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6〈太白亭修禊序〉云：「予以丙午蒞郡（指湖州）……迨及己酉去官。」按，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14〈家園次罷官吳興有感四首〉其二有「失志花還放」句，則吳綺罷官當在春季。〔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清宣統三年〔1911〕董氏誦芬室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6冊，頁133-134。

30 〔清〕焦循：《揚州足徵錄》，卷1，頁473。

31 同前註，頁475。

32 〔清〕沙張白：〈吳園次傳〉，收入焦循：《揚州足征錄》，卷1，頁474。

33 吳綺〈攤破浣溪沙．七夕〉詞前小序云：「然余寓蘇七載」，見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冊，頁4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藝圃詩成，謝姜學在送名箋斑管吳草廬研馬湘蘭畫蘭啓〉、卷十〈姜仲子宣脂粉箱題詞〉等文，卷十八〈偕姜學在遊虎丘歸飲酒樓〉、〈紅鵝館紀事〉、〈偕正持訪學在不值〉等詩，卷二十五〈賀新郎．姜學在清瑤嶼中和陳其年韻〉等詞。吳綺的【步步嬌】〈題情〉套曲，當即作於他寓居蘇州期間。

吳綺在蘇州時，朱素臣與他時有往來。《林蕙堂全集》卷十九有〈九月六日偕周匏葉、劉季英、朱素臣、舒奕蕃、家大章小集克敏堂分韻〉七律二首，中有「同在風塵不受憐」、「可與論心即舊交」等句，可知朱、吳交往密切。大抵吳綺撰寫【步步嬌】〈題情〉套曲後，郵寄給吳縣朱素臣，囑其以此爲藍本，撰爲傳奇戲曲。而朱素臣撰成戲曲後，吳綺又爲之撰寫序文。

以友人情戀事跡撰爲戲曲作品，朱素臣可謂始作俑者，並開啓了中國古典戲曲史中的一種新的題材類型。清乾隆間徐昆（1716-1781後）《雨花台》傳奇、蔣士銓（1725-1785）《空谷香》傳奇等，即爲其嗣響。[34]

二、女性閱讀：「為多情開生面」

據徐釚《詞苑叢談》卷九所敘，陳素素僑居蘇州時，與姜實節歡好，後「爲豪家攜歸廣陵」，雖然素素斷指環送實節，「以示必還之意」，但是否終歸實節，未明所以。看來，十有八九姜、陳二人終究未能婚合團圓。

細讀吳綺「戲爲」姜實節「代賦」的【步步嬌】〈題情〉套曲，不難得出同樣的結論。套曲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寫道：姜、陳二人一見傾心、定情相許之後，便橫遭阻梗：「豈料有封姨嫉妒。猛忽地遇狂且」（【園林好】）。雖然實節也曾「向秦庭痛哭把連城取」（【江兒水】），但最終還是「蘭舟催渡，送離愁片帆南浦。笑癡情空想團圞，把深恩難成辜負」（【玉抱肚】）。結果，素素在揚州，實節在蘇州，「山長水阻」，遙遙相望，「幾番別夢，好青樓迢迢難赴」（【玉山供】）。素素曾「傳來尺素」，並附信物：「金環已失葳蕤鎖，斷發難將鬧掃梳」（【三學士】）。實節也「剪羅衫做信符，把題襟句親書」（【川撥棹】）。然而，他們最終只能將團圓的希望寄託於渺茫的祝願：「但願月下仙人能爲主，免使我倚香肩誓辜。」（【嘉慶子】）素素被「攜歸廣陵」後

[34] 徐昆《雨花台》傳奇，現存清乾隆間貯書樓刻本。蔣士銓《空谷香》傳奇，現存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紅雪樓刻《藏園九種曲》所收本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個月，實節仍然未能幫助她脫離苦海，回到蘇州團圓：「離情擬把歡情補，爭奈七度空床看玉蜍，只望你早駕青牛油壁車。」（【尾聲】）[35]

而朱素臣讀了【步步嬌】〈題情〉套曲之後，卻注目於姜、陳戀情「事堪《崔氏春秋》配」，可以像唐人元稹（779-831）《鶯鶯傳》流傳到後世，改編成《西廂記》一樣，將才子佳人的悲哀離別改寫成喜慶團圓。《秦樓月》傳奇敘陳素素與呂貫共訂鴛盟之後，被太湖岱山草賊王慶、胥大奸劫取，偕歸山寨。王慶逼迫素素爲壓寨夫人，素素寧死不從，以頭觸石，血流滿面。退休將軍山東人劉嶽探知此事，隻身潛入岱山，殺死王、胥二賊首，救出素素，將她託付給湖州太守袁皓。不久呂貫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蘇州，與素素花燭成親。

姜實節和陳素素在波瀾險惡的現實生活中未成連理，痛失知己，但卻在傳奇虛構的藝術世界中終究團圓，美夢成眞。朱素臣自道此劇的創作意圖云：

> 爲多情開生面，何常講學讓臨川，少不得與濂洛心書一樣傳。[36]

此處用晚明戲曲家湯顯祖（1550-1616）「講情」不「講性」的故事，[37]藉以標榜轉悲爲喜、「爲多情開生面」的正當性。

「爲多情開生面」，這不僅僅是朱素臣等文人名士的衷心企盼，也是當時名媛閨秀的良好願望。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二分明月女子小照」，附後溪菊人題詩云：「而今妙合鴛鴦鏡，東萊已出徐生定。紅顏紅到白頭時，二分明月天涯近。」[38]刻本附刻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首載龔靜照總評云：「寄語天水先生，速宜置之金屋，毋令久困花營，負此有情物也。」卷末〈名媛題詠〉中，張學典〈題二分明月女子像〉云：「好將金鎖訂三生，只恐因風吹去化爲雲。」卓燕祥〈題二分明月女子像〉亦云：「從今明月團圓好，占斷清光二十分。」

值得注意的是，文喜堂刻本《秦樓月》附刻的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以抒情寫意的詩詞篇章，彰示了陳素素在現實生活中的熾熱戀情和悲慘境遇。其中吟詠與「天水生」離合悲歡的情事，大都可以和吳綺「戲爲」姜實節「代賦」

---

35 朱素臣：《秦樓月》，卷首，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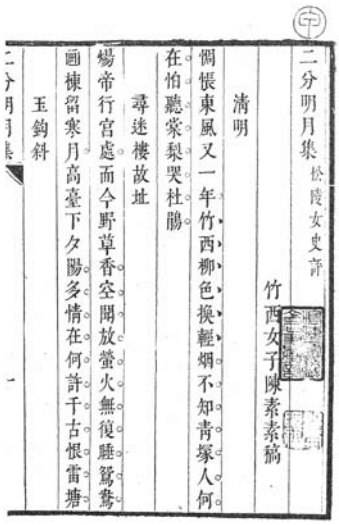
36 朱素臣：《秦樓月》，卷下，第28出〈誥圓〉，頁76a。

37 見陳繼儒《牡丹亭題詞》、馮夢龍《古今譚概》等，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攷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2。

38 後溪菊人，或即張亨梧，字菊人，浙江天臺人，姜垓的受業門人，《姜貞毅先生挽章》收錄其挽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步步嬌】〈題情〉套曲一一對勘。《二分明月女子集》是陳素素「爲豪家攜歸廣陵」後手自編訂的，集中有詩題〈病中自訂詩稿〉可證。此集刻版與《秦樓月》均爲九行二十字，字體相同，顯然是一手所刻，一版所印。《二分明月女子集》與《秦樓月》傳奇合訂一冊，構成一個完整的「閱讀文本」：讀者可以對讀傳奇敍事和詩歌抒情，一方面陶醉於虛構的藝術世界中激情洋溢的團圓喜悅，一方面品嘗著嚴酷的現實生活中哀婉流蕩的悲歡離合。在這種雙重、雙向的文本閱讀和情感交流中，讀者得以深深地體會才女的癡情與薄命。


二分明月集　松陵女史評
竹西女子陳素素稿
清明
獨悵東風又一年竹西柳色換輕烟不知青塚人何在怕聽棠梨哭杜鵑
尋迷樓故址
煬帝行宮處而今野草香空開放螢火無復睡鴛鴦
画棟留寒月高臺下夕陽多情在何許千古恨雷塘
二分月集
玉鈎斜

請讀一讀吳綺《林蕙堂全集》卷四〈陳素素詩集序〉吧，我們不難感受到一陣撲面而來的悲風淒雨：

> 噫嘻乎！此陳姬素素之詩耶？姬來自眾香，見於群玉。縞鸞應節廣寒，本自清虛；綠鳳梳翎姑射，由來綽約。極豔原生於極淡，多情遂至於多愁。筍茁湘山，已是淚盈之竹；桃開露井，生成命薄之花。紅粉淒涼，哀吟昔昔；朱顏飄泊，長恨年年。月下勻箋，灑啼痕以染墨；燈邊織錦，裁愁緒以抽絲。泣類窮途，究是閨房之阮籍；吊懷知己，可稱巾幗之虞翻。哭甚於歌，生何如死。一雙紅豆，春風自種相思；十斛眞珠，夜雨徒聞獨歎。是以言多扼腕，集號斷腸。洛下才人，感觸難歸之日；江東詞客，悲生不嫁之年。豈獨蛾眉寫怨，灑玉筋以成痕；鸞髻含啼，對金缸而顧影也哉。嗟乎！癡同杜牧，空結夢於青樓；文比淑姬，但流聲於白雪。此而忍，孰不可忍？人言愁，我始欲愁矣。[39]

吳綺所傳達的，是他和同時代人閱讀《二分明月女子集》的共同感受。王端淑（1621-1685）也感同身受地評論陳素素的詩詞集：「深情婉轉，幽意纏綿，如讀江淹〈恨賦〉，使人自然淚下。」[40]

據徐釚《詞苑叢談》卷九記載，吳綺曾將《二分明月女子集》和無錫才女龔

[39]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4，頁296-297。
[40] 朱素臣：《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卷首〈總評〉，頁1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靜照的《鵑紅夫人集》[41]，寄給他的弟媳龐蕙纕。龐蕙纕題詩二首：「郵筒才到一緘開，《明月》《鵑紅》寄集來。閨閣文人應下拜，吳興太守總憐才。」「朝來窗閣曉妝遲，小婢研珠滴露時。歌吹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42]此二詩並見於文喜堂刻本《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卷末〈名媛題詠〉中，總題〈題二分明月女子集〉。第二首與《詞苑叢談》所錄完全相同，第一首則作：「詩筒才到一緘開，《明月》新編寄得來。閨閣文人應下拜，更誰能及穎川才。」兩相比較，我以爲，〈名媛題詠〉所錄詩篇比《詞苑叢談》更爲近實。因爲《二分明月女子集》中有〈讀鵑紅夫人集〉詩，可知此集已先流傳閨中，龐蕙纕也應早就讀過，不應遲至此時才與《二分明月女子集》同讀。而且，《二分明月女子集》後署「竹西女子陳素素稿」，龐蕙纕的第二首詩「歌吹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與第一首「更誰能及穎川才」前後呼應，同樣表達的是龐蕙纕閱讀《二分明月女子集》後，對陳素素絕世詩才的眞誠歎賞，而與《鵑紅夫人集》無關。陳素素的才華贏得諸名媛的一致稱賞，如武進（今屬江蘇）才女張蘋〈題二分明月女子集〉其一稱道：「春夜沉沉對玉釭，歎君才思卻無雙。新篇何處堪頻讀，雪月梅花共一窗。」[43]

值得注意的是，諸名媛不僅閱讀了《二分明月女子集》，而且欣賞了「二分明月女子小照」。《二分明月女子集》卷末〈名媛題詠〉中有〈題二分明月女子像〉總題，著錄錢鳳綸、張學典、龔靜照、姜倩、商景徽、徐昭華、商彩、馮嫻、顧姒、朱玉樹、林以甯（1655-？）、卓燕祥、王端淑、邵斯貞等才女的詩詞。其中有對陳素素絕世美貌的誇讚，如：「姑射呈姿，洛妃含態。朱不施丹，碧非綠黛。鬢影風前，眉痕天外。婀娜玉釵，蕭蕭羅



41 〔清〕徐乃昌《閨秀詞鈔》卷8云：「龔靜照，字鵑紅，一字冰輪，無錫人。明末殉難中書廷祥女，同邑陳某室。有《永愁人集》附詞。」又注引《聽秋館詞話》云：「靜照工書畫，所適非偶，故語多淒怨。《永愁人集》一名《鵑紅草》，吳次園爲之序。」徐乃昌：《閨秀詞鈔》（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欒室刻本），頁3a。按吳綺撰《永愁人詩集題詞》，見《林蕙堂全集》卷10，頁401-402。

42 〔清〕徐釚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頁566。

43 朱素臣：《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卷末〈名媛題詠〉，頁5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帶。笑隱三生，眸明一睞。」（龔靜照）「媚容嬌眼不勝春，漫說崔徽當日卷中人。」（張學典）「丹青一幅麗人圖，描出新妝絕代無。」（姜倩）「還疑秀骨更翩躚，未盡畫圖傳。」（商彩【巫山一段雲】）「懸想風流質，翻疑畫未眞。」（邵斯貞）也有對陳素素才情命運的感慨，如：「卿卿除卻影誰俱，相憐只畫圖。」（馮嫻）「新妝仿佛疑西子，弱態應如此。……披圖欲卷遲回久，低喚君知否？」（顧姒【虞美人】）「生綃一幅留千古，明月盈盈正三五。」（林以甯）「佳人薄命，西風殘葉。」（邵斯貞【秦樓月】）諸如此類，都是諸名媛「讀圖」後，在內心中激蕩澎湃的眞切感受，至今讀來，仍令人浮想連翩，唏噓感慨。

而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既然《二分明月女子集》與《秦樓月》同版同刻，「二分明月女子小照」又赫然置於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那麼，諸名媛是否也閱讀了《秦樓月》傳奇呢？在〈名媛題詠〉中，只有最末一篇華亭校書蘇蕙卿的【蝶戀花】詞，明白無誤地題爲〈題秦樓月劇兼以志感〉，云：

> 聞道竹西歌吹地，明月吹簫、自古多佳麗。卻羨章台姿絕世，良緣得遂神前誓。　薄命紅顏誰我似，此日因君、憶遍當初事。斂盡翠蛾羞不起，鸞箋偷寫相思字。[44]

細味此詞，顯然是蘇惠卿閱讀傳奇中呂、陳二人的團圓結局之後，反觀自己仍舊沉淪煙花的切身感受。但是，蘇蕙卿所讀的肯定不是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因爲在「神前」二字後，有小字注：「一作三生」。看來，蘇蕙卿應該是在閱讀《秦樓月》鈔本後題詩的，所以她的題詩在輾轉送達文喜堂刊刻時，出現了異文。至於其他名媛，她們的詩詞在〈名媛題詠〉中並未列在〈題秦樓月劇〉題下，而是分列於〈題二分明月女子像〉與〈題二分明月女子集〉兩個總題之下，據此，我以爲她們可能沒有閱讀到《秦樓月》傳奇，她們所看到的應該只是一個徵求題詠的「簡編本」，包括《二分明月女子集》和「二分明月女子小照」。這個「簡編本」，可能只是鈔本，也可能是初刻的「朱印本」或「藍印本」。[45]在徵得諸名媛題詠之後，文喜堂最終將題詠付梓刊刻，與傳奇、詩集一起裝訂成冊。

44　朱素臣：《秦樓月》，附刻《二分明月女子集》，卷末〈名媛題詠〉，頁6b。

45　明清兩代在書籍刊刻後，常用朱色或藍色印刷若干部初印本，供校訂修改、徵求序跋題詞用，類似現今的清樣本，這種印本通常稱爲「朱印本」或「藍印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還注意到，參與題詠陳素素詩集與繪像的諸名媛包括三個群體，一是生活在蘇州周邊的才女，包括龐蕙纕（吳江人，吳綺弟鏘妻）、張學典（太原人，吳縣楊易亭妻）、龔靜照（無錫人）、姜倩（姜實節妹）、張蘋（武進人）、張蘩（吳縣人）、吳文柔（吳江人）、柳人月（蘇州人）；二是生活在浙江杭州周邊的才女，[46]包括錢鳳綸（杭州人），馮嫻（錢塘人）、林以甯（仁和人），顧姒、朱玉樹、卓燕祥（以上均爲錢塘人），邵斯貞（餘杭人）；三是生活在浙江紹興周邊的才女，包括王端淑（山陰人）、商景徽、商彩、徐昭華（以上均爲會稽人）。那麼，包括《二分明月女子集》和「二分明月女子小照」在內的「簡編本」，是怎麼從江蘇蘇州流傳到浙江杭州、紹興的呢？徐昭華題詩云：「江南才子憐傾國，攜得丹青麗鑒湖。」鑒湖在今浙江紹興市南。這位「江南才子」，大抵是攜帶「簡編本」，先到杭州，再到紹興，徵得諸名媛題詠後，才返回蘇州的。可惜我們已經無從得知這位「江南才子」究竟是何人。我想，也許是吳綺的弟弟吳鏘吧？吳綺將《二分明月女子集》寄給弟弟吳鏘，徵求弟媳龐蕙纕的題詠；龐蕙纕題詠後，不僅傳示蘇州一帶閨中詩友，徵求題詠，還托丈夫代勞，前往浙江，以自己的名義徵求諸名媛題詠。[47]當然，這一猜測還有待文獻資料證實。

《二分明月女子集》和「二分明月女子小照」在江南才女中的傳閱和題詠，爲我們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交流的一個生動情景。而更爲重要的是，朱素臣藉傳奇「爲多情開生面」，諸名媛則藉詩詞作品「爲多情開生面」。藉助於《秦樓月》傳奇、《二分明月女子集》、〈名媛題詠〉三者合集的刊刻和傳播，姜實節與陳素素的悲劇情緣與喜劇團圓，以一種獨特的精神存在方式，得以永世長存，引起後代讀者的強烈共鳴。

---

46 清康熙年間，杭州有所謂「蕉園五子」，包括顧玉蕊、徐燦、柴季嫻、朱柔則、錢雲儀五人。林以甯嫁錢肇修後，重組蕉園七子社。〔清〕完顏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林以甯」小傳云：「亞清能文章，工書善畫，尤長墨竹。與同里顧啓姬姒、柴季嫻靜儀、馮又令嫻、錢雲儀鳳綸、張槎雲昊、毛安芳媞，倡蕉園七子之社，藝林傳爲美談。」卷4，頁1a。

47 如前所述，姜學在曾將陳素素之詩呈示吳綺之子吳壽潛，壽潛爲作【醉春風】詞。但《二分明月女子集》中，並未附錄壽潛妻賀字的題詞，不知何故，錄以備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遺民意識：「世事已驚人面改」

前文說到，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秦樓月傳奇序〉，署「蕊棲居士吳綺題於紅鵝館」。我們從這一題署，還可以得出兩個推論：第一，吳綺是在閱讀《秦樓月》傳奇後寫下此序的，所以〈序〉中說：「精誠不泯，人在可今可古之間；時會爲難，事亦若有若無之際。於是毫抽五色，聊以爲娛；聲按九宮，聞而可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不言性而言情。」第二，吳綺是在姜實節的書齋紅鵝館中撰寫此序的，因此姜實節也閱讀過這本傳奇，並認可了朱素臣所構想的姜、陳團圓的虛構敍事。

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附圖七幅，除「二分明月女子小照」以外，其餘六幅「繡像」都緊扣著傳奇情節內容，堪稱「圖像敍事」。這六幅圖後均有文人題詞，依次署吳下悔庵、伊人、其年氏、蜀眉山鈍老、廣霞山人、笠翁。「吳下悔庵」即尤侗（1618-1704），「伊人」即顧湄，「其年氏」即陳維崧（1625-1682），「廣霞山人」即余懷（1616-1695），「笠翁」即李漁（1611-1680），「蜀眉山鈍老」姓名不詳。據此可知，《秦樓月》傳奇撰成後，除吳綺和姜實節以外，尤侗、顧湄、陳維崧、余懷、李漁以及爲小照題詞的菊人（張亨梧？）等，也曾先睹爲快，閱讀了《秦樓月》傳奇。而且，他們還曾親眼觀賞卷首描繪或刊刻的圖像，並分別爲之題寫了切合圖像敍事內容的詩詞。例如，尤侗「卻怪科名皆偶然，金釵亦自哭劉蕡」，吟詠的是「花榜」；顧湄「暫借千人石上定三生」，吟詠的是呂貫與陳素素虎丘相遇；陳維崧「花影移，月影移，裙帶風吹細語時，傍人那得知」，吟詠的是呂、陳二人私訂終身；余懷「始知世上奇男子，解護東風第一花」，吟詠的是劉岳將軍孤身救素素；等等。[48]

可以肯定，以吳綺爲首的這些江南文人，以姜、陳的情緣敍事和朱素臣的戲曲寫作爲契機，在姜實節的紅鵝館中，舉行了一次饒有趣味的小型文壇聚會。那麼，這次文壇聚會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我認爲，這次江南文人的小型文壇聚會大約發生在康熙十五、六年（1676-1677）之際。其說如下：

[48] 朱素臣：《秦樓月》，卷首〈繡像〉，頁1-6。據筆者查考，這些題詞皆不見於現存諸人集中，不排除有「冒名頂替」的嫌疑。但是既然卷首吳綺之序班班可考，則這些題詞爲諸人佚詩、佚詞的可能性更大。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秦樓月》傳奇中既然敘及吳綺「三風太守」的雅號，則此劇作期，必在吳綺康熙八年（1669）春被劾罷官，寓居蘇州之後。而余懷也是從康熙八年（1669）起，才移居蘇州，以賣文爲生的。[49]

第二，前述吳綺自稱「寓蘇七載」[50]，後在其女婿江闓籌貲資助下，於康熙十九年（1680）歸揚州築鳳觀書屋以居。以此逆推七年，則吳綺寓居蘇州始於康熙十三年（1674），卜居盍簪坊巷。[51]因此，傳奇之作不得早於此年。

第三，劇中第二出〈論心〉呂貫上場時，以「先君」稱其父，第十一出〈忠諫〉呂貫僕許秀說呂貫「向奉先老爺遺訓，但知閉戶讀書」。如姜埰尚在世，如此敘述，即使是「傳奇家言」，對姜實節來說也有「大逆不道」之嫌，不合人之常情。因此，姜、陳遇合之事，當發生在姜埰去世，即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以後。吳綺《林蕙堂全集》卷十八〈紅鵝館小集贈陳素素校書〉、〈紅鵝館紀事〉二詩，列同卷〈挽姜黃門貞毅先生〉詩之後，可爲旁證。

第四，姜實節生性至孝，冷士嵕（1628-1710）《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云：「君於孝友篤，貞毅公沒，哀毀羸瘠，至夏月衣絮衣，不敢揮扇。有以節哀勸者，即號慟彌日夜不止。」[52]因此，據常理，姜實節不應在其父屍骨未寒，就有交好妓女的豔事。如姜實節循禮守三年之孝，則他與素素交好之事，最早發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

第五，徐釚《詞苑叢談》卷首《自序》，署「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釚書於西湖舟次」，「戊午」爲康熙十七年（1678），此年正月徐釚輯錄成書，已記載姜、陳情事。因此姜、陳情事不應晚於康熙十六年（1677）末。

第六，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中有〈端陽前三日接天水書……〉，寫於她與姜實節蘇州離別之後。而吳綺【步步嬌】〈題情〉套曲中有「七度空床看玉蜍」句，可知此套曲作於姜、陳離別七個月之後。如實節與素素交好之事發生在康熙十五年，則此套曲當作於在康熙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初。

---

49 李金堂：《板橋雜記．前言》，收入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首，頁3。

50 吳綺〈攤破浣溪沙．七夕〉詞前小序，見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第1冊，頁458。

51 參見楊燕：《吳綺湖州爲官時期文學活動考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附錄〈吳綺年表〉，頁84「康熙十三年甲寅」，頁89「康熙十九年」。

52 冷士嵕：《江泠閣文集續編》，卷上，頁5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七，《秦樓月》傳奇刻本正文首頁題名後，分行署「吳門朱素臣編次」、「湖上李笠翁評閱」，可知《秦樓月》傳奇的評語爲李漁所作。刻本第二十一出〈誤覓〉敘呂貫上京尋素素，偶逢醜女；第二十二出〈全節〉敘繡煙死後成仙，至囚室見素素，預告三日後使人來救。此二出原本所無，系李漁新增，眉批云：「聊取悅於世人之耳目，非於原文有所損益也。」李漁流寓金陵（今江蘇南京）二十年，於康熙十六年正月移家杭州，途經蘇州，至孟春始抵杭州。[53]可以肯定，李漁是在這年春天遷回杭州之前，應該就是在途經蘇州之時，閱讀《秦樓月》初稿，逐出撰寫評語，爲之新增二出，並爲所刻圖像撰寫題詞的。因此，朱素臣「編次」《秦樓月》傳奇，不應晚於康熙十六年三月。

第八，康熙十六年四月四日立夏，吳綺、尤侗、陳維崧、余懷、顧湄等人，應通判林鼎復之邀，在蘇州虎丘平遠堂聚會送春。[54]因此，諸人有同時閱讀《秦樓月》傳奇，並爲刻本卷首繡像題寫詩詞的客觀條件，這些詩詞之撰寫大約就在此年三、四月之交。

第九，《秦樓月》卷首「二分明月女子小照」，右下角題：「七十五叟顧雲臣摹」。按，顧雲臣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則此圖繪於清康熙十九年（1680）。因此，《秦樓月》最後刻成，約在康熙十九年。

據以上諸證，姜、陳情事當發生在康熙十五年上半年，《秦樓月》即撰成於此年末或次年初，付梓刻成則在康熙十九年。

我們還注意到，吳綺、尤侗、陳維崧、余懷、李漁等人，年輩都高於姜實節，其中余懷和陳維崧還曾與姜垓、姜垓（1614-1653）兄弟有詩詞唱和。[55]因此

---

53 參見單錦珩：〈李漁年譜〉「康熙十六年」條，《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冊，頁109。

54 陳維崧〈水調歌頭．平遠堂雨中即事〉，序云：「林天友使君席上同曹顧庵、丁藥園、胡存人、吳香爲、園次、六益、余澹心、尤悔庵、宋既庭、錢宮聲、顧雲美、伊人、天石、趙旦兮、毛行九分賦共用煙字。」見〔清〕陳維崧：《陳迦陵詩文詞全集．迦陵詞全集》（清患立堂刻本），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卷14，頁440。參看〔清〕尤侗《看雲草堂集》卷8〈林天友明府招同諸子集虎丘雨中送春限韻〉、《百末詞》卷4〈水調歌頭．平遠堂雨中送春〉，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7〈林天友別駕招集平遠堂〉。按林鼎復，字道春，一字天友，長樂（今屬福建）人。傳見《民國長樂縣誌》卷24。而次年（康熙十七年，1678），尤侗、陳維崧皆赴博學宏詞。

55 余懷有〈水龍吟．壽姜如農黃門六十〉，收入方寶川主編：《余懷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第3冊《玉琴齋詞》，頁95；〈吳郡五君詠．姜吏部如須〉，同上，《江山集》，頁20；〈折檻行爲姜如農題像〉，同上，頁24。陳維崧有〈過吳門贈姜如須〉，見陳維崧著、江慶柏點校：《陳維崧詩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400。

臺灣古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還要追問：爲什麼在康熙年間，這幾位著名的江南文人如此津津樂道姜、陳的男女情緣呢？姜、陳情緣除了堪稱文人雅事豔談之外，還爲他們締結了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紐帶呢？

《秦樓月》傳奇第二出〈論心〉，呂貫上場白云：「塵飛滄海，世事已驚人面改；高士橋邊，百尺樓頭好問天。琴慵酒懶，歲歲煙雲閒過眼；空谷無人，拚對桃花臥一春。」康熙十五、六年，上距明亡（1644）已三十四、五年，但是「塵飛滄海」的往事還一直留存在江南文人的記憶之中，並且常常「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在江南文人心裏激起「世事已驚人面改」的層層漣漪。

吳綺〈紅鵝生小傳〉稱姜實節：「夙負英姿，早懷壯略。緣奉鯉趨之訓，遂忘鯤化之圖。陶元亮之家兒，罕求聞達；王孺仲之嗣子，不事聲華。用孝全貞，固其所也。」[56]所謂「緣奉鯉趨之訓，遂忘鯤化之圖」，指的是姜實節之父姜垓以遺民之志訓示其子，誡使不從仕新朝，所以實節「以時艱不樂進取，謝去舉子業，從事詩古文學」[57]。

姜垓，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崇禎十五年（1643），以建言得罪，受廷杖，遣戍宣城衛（今安徽宣城）。值甲申之變，不克往戍所，流離江南，後僦居蘇州。其弟姜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任行人司行人，亦奉母來吳。[58]兄弟二人杜門，不與世俗往來。尤其是姜垓，入清「三十年來，一言一動不忘故君」[59]，順治六年（1649），即自號「敬亭山人」[60]；順治十七年（1660）修葺頤園，自名所居爲「敬亭山房」；康熙六年（1667），自號「宣州老兵」，又號「役叟」。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姜垓病篤，臨終遺囑，命葬於宣城敬亭山麓，以爲「河山既易，荷戈無從，鼎湖既升，賜環無望，庶藉此以告先皇天上而已」[61]。終自書「一腔熱血，欲灑何地」

56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1，頁421。

57 冷士嵕：〈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江泠閣文集續編》，卷上，頁549。

58 〔清〕徐枋：〈姜如須傳〉，見《居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04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12，頁240-241。魏禧：〈萊陽姜公偕繼室傅孺人合葬墓誌〉，《魏叔子文集．魏叔子文集外編》，卷18，頁979-981。

59 徐枋：〈故禮科給事中萊陽姜公私謚貞毅先生議〉，見姜垓：《敬亭集》附錄，頁676。

60 按，安徽宣城北郊有敬亭山，原名昭亭山，晉初爲避帝諱，改名敬亭山，屬黃山支脈，東西綿亙十餘里。

61 徐枋：〈故禮科給事中萊陽姜公私謚貞毅先生議〉，見姜垓：《敬亭集》附錄，頁7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八字，又書「東望松楸，不勝心痛」八字，歎然而逝[62]。姜埰逝世後，人稱「一代偉人，兩間正氣」[63]，江南文人士夫數百人贈送挽詩挽詞。悼念姜埰，成爲當時貫通蘇州、眞州（今江蘇儀征）、宣州三地的一次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民間祭典。[64]康熙二十三年（1684），蘇州士民敬重姜埰、姜垓的節行，在虎丘山鶴澗，建二姜先生祠。[65]康熙二十四年（1685），蘇州士民又爲二姜之父瀉裏修忠肅祠堂。[66]

姜埰二子，皆以「節」取名，長曰安節，次曰實節，在明清之際，一家長幼，始終以節義相砥勵。姜埰所交往，多爲前朝遺民，姜實節從小耳濡目染，不免在內心深處播下感傷舊國的種子，一觸即發。所以姜實節雖然才華橫溢，一生卻未曾應試，以布衣終其身。吳綺《林蕙堂全集》卷十一〈紅鵝生小傳〉稱：

> 玉鉤斜畔，惆悵飛螢；鐵甕江邊，荒涼戰馬。尋西陵之舊事，兩峰未改煙雲；訪南國之遺蹤，六代徒存花草。莫不臨風釃酒，對月興歌。撫長劍以欷噓，鼓哀箏而慷慨。昔阮籍之登廣武，時少英雄；孔明之臥南陽，人思管葛。含悲吐曲，觸緒言愁。見之或訝爲狂，識者獨傷其志矣。[67]

姜實節的詩歌大多佚失，現僅存羅振玉（1866-1940）輯《鶴澗先生遺詩》一卷補遺一卷，有些詩篇隱隱流露出家國之痛，如：

> 〈由木瀆入崇禎橋〉：「黃葉吹殘晚寂寥，疏楊木瀆水蕭蕭。驚心忽下天涯淚，猶有崇禎往日橋。」
>
> 〈虎邱山贈戴南枝〉：「四海都成戰伐塵，家山回首各沾巾。月明夜靜千

---

62 以上均見〈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及〈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姜埰：《敬亭集》，卷首，頁532-542。

63 〔清〕梅直等：〈征挽姜貞毅先生公啓〉，姜安節、姜實節輯：《姜貞毅先生挽章》（清康熙間家刻本）。

64 姜安節、姜實節輯《姜貞毅先生挽章》分三部分：卷首收錄諸傳記、碑誌、諡議等文章；正文收錄402人的哀挽詩詞，以蘇州人、宣城人和姜埰的及門弟子爲主，包括名宦士子、三教九流；卷末收錄誄辭、祭言以及建祠之申文、批文、祝文。此書可以作爲一個歷史案例進行專題研究，藉以考察清康熙前期官府與民間對待明遺民的複雜心態。

65 按〈請建二姜先生祠公呈〉，作於康熙二十三年，見姜安節、姜實節輯：《姜貞毅先生挽章》附〈萊陽二姜先生虎丘建祠錄〉。〔清〕張貞：〈虎丘二姜先生祠記〉，作於康熙二十四年，見《杞田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岑閣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8冊，卷3。

66 〔清〕毛奇齡：〈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見《西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0-1321冊，卷68，頁610-612。

67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1，頁4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石，只有酸心兩個人。」[68]

因此，姜實節雖然生於明清易鼎之後，後人亦以「遺民」稱之。[69]

姜實節僅僅因爲有遺民血統和遺民意識，就得以躋身遺民之列，成爲「跨代遺民」，這在清初是十分有趣的政治現象和文化現象。然而，在《秦樓月》傳奇第二出〈論心〉中，呂貫卻自稱「心懷萬里，必期虎榜先登。」而且他最終以狀元及第，衣錦還鄉。朱素臣所表達的，究竟是傳奇家「烏有子虛」的「老生常談」，還是姜實節心中難以言說的仕途夢想（如前所述，姜實節肯定閱讀過《秦樓月》傳奇），抑或兼而有之？此中意味，頗堪琢磨。

在清朝初年江南文人士夫中，「遺民意識」是一種相當流行、也相當時髦的「傳染病」。無論是貨眞價實的政治遺民、文化遺民，還是屈仕異朝的貳臣或奔逐仕途的士子，都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抒發著遺民情調。披閱《林蕙堂全集》，姜垓在世時，吳綺並未與之詩詞唱和。這是否因爲吳綺曾入仕清廷，姜垓不屑與之爲伍？我們不得臆測。但在姜垓去世以後，吳綺移居蘇州，卻撰寫多篇詩歌，稱姜垓爲「遺臣」，寄託深切的哀思，如卷十八〈挽姜黃門貞毅先生〉、卷十九〈虎丘拜東萊二姜先生祠〉、卷二十〈虎丘姜貞毅先生諫草樓〉等。茲舉〈虎丘拜東萊二姜先生祠〉二首爲例：

> 東海當年說二難，雄文高節震朝端。書將正史心俱壯，讀盡《離騷》淚未乾。秋色已從吳市老，斜陽猶作敬亭看。誰家兄弟能如此？晞髮泉台覓舊冠。
>
> 霜落空山草不春，荒階倚杖拜遺臣。龍門酹酒同攜手，虎闕攀裾肯顧身？家國一時多難日，江湖千古未歸人。三橋華構應非少，誰共裴公可結鄰？[7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康熙十五、六年間，吳綺等文人常常在姜實節家聚會。吳綺甚至因爲姜實節重修藝圃而撰《藝圃詩》四十首，並廣邀王士禛

---

68 姜實節著、羅振玉輯：《鶴澗先生遺詩》（民國初刻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174冊，頁730。按，戴南枝即戴易，此詩當作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見張慧劍編著：《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920。

69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卷4引《朴庵文集》云：「雖不識仲子者，見其書與詩，意其遺世獨立，不讓古之遺民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81冊，頁544。冷士嵋所撰墓表即題爲〈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

70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9，頁596。

臺灣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34-1711）、宋犖（1634-1713）、施閏章（1619-1683）等文人酬和。[71]以姜家聚會爲契機，吳綺等江南文人之間還常常激蕩起濃烈的懷舊情緒和故國哀思。《林蕙堂全集》卷十七有〈偕菊人、澹心、壽平集念祖堂〉二首，其二云：

> 滿眼畫圖分北宋，傷心詩句入南唐。吾儕聚散關今古，何意生涯是醉鄉？[72]

念祖堂在姜家藝圃中，始建於康熙十一年（1672），次年姜埰即去世。[73]大約是應姜實節邀請，吳綺與菊人（張梧亨？）、澹心（余懷）等在念祖堂聚會，緬懷前朝舊臣，油然而生、無法抑制的是濃烈的故國哀思。吳綺在入清以後，既入貢，又出仕，官至湖州知府，怎麼還會有如此濃烈的故國哀思呢？

在清朝歷史上，康熙十五年（1676）前後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江南文人大多放棄或收斂與清朝政權的政治性對抗，而採取一種更爲超越的「文化遺民」姿態。我在分析黃宗羲（1610-1695）在康熙朝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時，曾經指出：「從現存文獻來看，在清康熙十五年以前，黃宗羲尚未刻意對『遺民』作出明確的釋義。……但是從康熙十五年黃宗羲六十七歲開始，他就以慧眼看人世、看歷史、看自身，一而再、再而三地對『遺民』加以詮釋，惟恐人們誤解『遺民』的含義，誤解他在康熙年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活動。」[74]康熙十五、六年之際，以吳綺爲首，圍繞著《秦樓月》的寫作、評論、閱讀和刊刻的這次江南文人的小型文壇聚會，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清初江南文人士夫的遺民意識和生存方式的變遷。

有趣的是，《秦樓月》傳奇第五出〈品花〉敘寫道，蘇州衆醜妓因花榜無名，相互嘲謔，一妓史阿胖說：「依我主意，還是去尋著劉爺一位相知，央來講個分上，將我們薦舉薦舉，只說我們宏詞博學，山林隱逸，公言鼎薦。」衆妓道：「薦舉最好，又怕薦舉不上，反自惹人恥笑。」一妓黑牡丹說：「這一發不妨。總便薦舉不上呵，片刻已名塡，堪誇炫，稱呼一樣是同年。」衆所周知，康

---

71 吳綺《藝圃詩爲姜仲子賦》，現存清康熙間刻本。據陳維崧《藝圃詩序》，此本蓋姜實節「梓而傳之」。見陳維崧：《陳迦陵詩文詞全集．儷體文集》，卷5，頁147-148。

72 吳綺：《林蕙堂全集》，卷17，頁551。

73 康熙十六年秋，黃宗羲撰〈念祖堂記〉，稱許姜埰「仁之盡，義之至」，見〔清〕黃宗羲：《南雷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原刊本），卷2，頁25-26。

74 郭英德：〈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爲中心〉，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3-24。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清廷下詔薦舉博學鴻儒，於是在京三品以上暨在外督撫，各舉所知以應。[75]正當這關節口上，朱素臣以戲謔的口吻暗諷「宏詞博學」，是有感而發，還是未卜先知？此事自然無從考證，但卻不能不引起我們許多遐想。在閱讀、題評《秦樓月》傳奇的第二年，尤侗、陳維崧二人北上就徵，並榜上有名，授翰林職，入館纂修《明史》。與此同時，姜實節卻在蘇州忙於輯錄、刊刻《姜貞毅先生挽章》（其中也收錄了尤侗、陳維崧的詩篇），並經營籌劃爲姜埰、姜垓建祠祭祀。兩相映照，組成了一道反差極其鮮明的文化景觀。

結語：「相思難寫，半枝桐葉」

清康熙間刊刻《秦樓月》的文喜堂，是明清之際蘇州衆多民間書坊的一家，多刊刻通俗書籍。[76]我認爲，《秦樓月》應該是姜實節出貲刊刻的，所以特意附刻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及《名家題詠》，並且圖文並茂，刊刻精工。姜埰在嫡妻董氏（1611-1640）卒後第二年，即崇禎十四年（1641），續娶王氏（1627-1666），即姜實節的生母。王氏父爲南京鹽商，家富鉅萬。[77]姜埰入清後，一直流離失所，與其弟姜垓並無穩定的經濟收入，他之所以能夠在眞州、宣州、蘇州等地分別置地築屋，並在家中收藏諸多珍貴文物，恐怕得到了其岳父的鼎力資助。王氏去世後，姜實節作爲王家的外孫，理當得到更爲優厚的經濟資助，使他得以花費重貲，重修藝圃，並終生與詩朋酒友吟詩作畫，優遊林下。由於有姜實節的資助，《秦樓月》傳奇脫稿後，便得以隨即付梓刊刻，而不像朱素臣其他的戲曲作品那樣，都只能以手鈔本的方式流傳於世。

文喜堂刻本《秦樓月》卷首，「二分明月女子小照」落款署「七十五叟顧雲臣摹」，「鮑承勳鐫」；第一幅「繡像」署「旌德鮑承勳刻」，第六幅署「旌邑鮑承勳刻」（圖中刻有「顧雲臣」字樣）；第三幅「繡像」署「鮑天錫刻」，第

75 參見《聖祖實錄》卷71，《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進步書局1915年石印本影印，1986年），卷21〈鴻博經學諸特科〉，頁155-157。

76 據《四庫全書總目》卷105〈雷公炮製藥性解提要〉，該書託名明李中梓撰，卷首題：「太醫院訂正，姑蘇文喜堂鐫補」。

77 參見魏禧：〈姜母王少君墓誌銘〉，《魏叔子文集．魏叔子文集外編》，卷18，頁910-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第五幅，均署「鮑天錫鐫」。按顧雲臣（1606-1685後），自號金門畫史，太倉（今屬江蘇蘇州）人，康熙初寫眞祗候內廷，名重京師。鮑承勳（約1625-1695），名守業，旌德（今屬安徽）人。他主要在蘇州操刳劂之業，是清初鐫圖名手，刀法流利，「如行雲流水，自然順暢，大至人物造型的刻劃，小至衣紋雲樣、山石草木，皆精雕細琢，畢見功力」[78]。按，清康熙四十年（1701）蘇州啓賢堂刻本岳端（1670-1704）《揚州夢傳奇》，卷首有吳門顧士琦畫二十四幅繡像，第一幅落款署「鮑承勳子摹」，第二十四幅署「旌邑鮑承勳子摹」，或據此推測鮑天錫即承勳之子。倘如此，則《秦樓月》傳奇繡像實爲鮑家父子合作的結晶。

我想，有身居蘇州的吳綺、尤侗、余懷等名士爲之揄揚，有姜實節的慷慨解囊，《秦樓月》傳奇能請到像鮑承勳這樣的一流鐫圖名手，精雕細刻小照和繡像，實在不足爲奇。而且，鮑承勳與姜家還頗有淵源。姜氏自刻本《姜貞毅先生挽章》卷首有「姜貞毅先生荷戈像」一幅，版心署「不孝次男實節泣血敬摹」、「旌德鮑守業字承勳拜鐫」。順治十五年（1658），孝廉徐枋（1622-1694）曾爲姜埰題「敬亭荷戈圖」[79]，此圖肯定不是姜實節所繪，因爲他這一年才十二歲。康熙十年（1671），姜埰曾撰〈自題荷戈像集唐〉四首，[80]所題詠之像有可能即姜實節所繪，因爲他這一年已二十五歲；也有可能還是徐枋所題之圖。至姜埰去世後，姜實節覆摹此像，由鮑承勳鐫刻上版。《姜貞毅先生挽章》現存清康熙間姜氏家刻本，卷首有黃虞稷（1629-1691）撰於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之〈序〉，而卷末〈萊陽二姜先生虎丘建祠錄〉所敍事



78　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229。

79　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頁539。徐枋：〈姜如農給諫畫像序〉，《居易堂集》，卷5，頁155-156。余懷亦有〈折檻行．爲姜如農題像〉詩，見《余懷集》第3冊《江山集》，頁25。

80　姜安節、姜守節：〈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頁6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件，則終於康熙二十四年（1686）三月。我認爲，姜安節、姜實節是在康熙十九年匯輯挽章成冊，同時付梓，數年後又補刻〈萊陽二姜先生虎丘建祠錄〉。鮑承勳所刻「姜貞毅先生荷戈像」，既置於該書卷首，當即刻於康熙十九年。此像眉眼線條細膩逼眞，面部表情極爲傳神，可見姜實節摹畫之精妙與鮑承勳鐫刻之細膩。細審此圖，我們不禁要問：姜埰荷戈，意欲何爲？明清易鼎已近三十年，姜埰始終不忘爲舊朝服役，其中含蘊著多少深意啊！

令人奇怪的是，《秦樓月》傳奇問世後，在現存的史料中，我們從未查閱到該劇演出的任何記載。在明末清初「甚興新戲」的時代風尙中，蘇州派戲曲家的戲曲作品，大多一經問世，即流行於歌場舞臺。因爲正是劇場演出和觀衆欣賞的迫切需求，才有新戲迭興的社會現象。如清順治十一年（1654）錢謙益（1582-1664）《眉山秀．題詞》說：李玉「言詞滿天下，每一紙落，雞林好事者爭被管弦，如達夫、昌齡聲高當代，酒樓諸妓咸歌其詩。」[81]朱素臣現存十種傳奇，除《秦樓月》以外，均爲手鈔本，而且多爲梨園鈔本，即舞臺演出本。由此可見，朱素臣的戲曲作品大都是本色當行的「場上之曲」，唯獨《秦樓月》傳奇成爲僅供閱讀的「案頭之作」，的確是個例外，這究竟是爲什麼呢？

我推測，這也許跟姜實節獨特的「遺民」身份不無關係。姜埰去世後，歸葬宣城，其長子安節遷居宣城守墓。而實節則在二姜祠旁修築諫草樓，祭祀其祖父姜瀚裏，居住其中，終生不問外事，守志如一。冷士嵋《明處士姜仲子墓表》盛讚姜實節的民族氣節云：「當明社既屋，每見一時名流巨公，慷慨激烈，辭壯氣盛，侃侃鑿鑿，若遂可百挫不撓，終始一節，以完其大義者。迨夫久而更歷艱屯，迫於困約，僅小屈抑，輒志消氣餒，不能自持，一旦盡喪其生平，不爭奔於祿利之場，即羶趨於貴要之門，嫮婀散骳，蕩沒其廉恥，而不以爲辱者，蓋踽踽而是。籲！求其一抗志不渝，修潔令終，得完如君者，有幾人哉？」[82]

也許，朱素臣隱約體會到姜實節身爲「跨代遺民」而難以言表的衷曲，並深深地滲透到《秦樓月》傳奇的寫作中。在《秦樓月》傳奇中，呂貫與陳素素的遇合，全憑陳素素題虎丘眞娘墓的一首【秦樓月】詞爲媒介。第二十八出〈誥圓〉，呂貫與陳素素喜結良緣，一起賡和【秦樓月】詞，道：

情無歇，青閨夜照團圞月。團圞月，離悰莫問，寸腸千結。　　花前並坐

[81] 李玉：《眉山秀》（《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清康熙間刻本），卷首，頁3b。
[82] 冷士嵋：《江泠閣文集續》，卷上，頁5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如雪，愁懷那許鸚哥說。鸚哥說，相思難寫，半枝桐葉。[83]

「青閨夜照團欒月」的意象，激發起的讀者情感，更多的是淒清而非絢爛，是悲涼而非喜悅。〈誥圓〉明明是傳奇戲曲慣常的團圓場面，照例應該充滿喜慶的氣氛，構成熱鬧的情境，但是爲什麼兩位主人公卻抑制不住地抒發著「寸腸千結」的「離悰」和「愁懷」呢？而且，「桐葉寫相思」的典故，原本就隱含著無以名狀的悲哀與無可奈何的希冀，[84]用在此處也有些不倫不類。看來，此詞所隱約表達的是，在康熙十五、六年之際，江南文人只能強行抑制一腔難以言說的愁懷——「相思難寫，半枝桐葉」！

【秦樓月】又名【憶秦娥】，源於唐代著名詩人李白（701-762）的詞作。劉熙載（1813-1881）《藝概》卷四《詞曲概》說：「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85]天寶十五年（756），安祿山攻入唐朝都城長安（今陝西西安），玄宗西遷成都（今屬四川），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太白【秦樓月】詞云：「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確塗染著濃厚的感傷色彩。南宋抗金名臣向子諲（1085-1152）亦有【秦樓月】詞，道：

芳菲歇。故園目斷傷心切。傷心切。無邊煙水，無窮山色。　　可堪更近乾龍節。眼中淚盡空啼血。空啼血。子規聲外，曉風殘月。[86]

《秦樓月》傳奇撰於康熙十六年三、四月之交，朱素臣在傳奇結尾處，再用《秦樓月》詞調，是否也別有一番「故園目斷傷心切」的深意呢？

83　朱素臣：《秦樓月》，卷下，第28出，頁75b。

84　桐葉寫相思，事本五代西蜀侯繼圖與其妻任氏的姻緣遇合，首見於〔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26冊）卷13「桐葉題詩」條引《玉溪詩話》。任氏題葉詩有異文，彭大翼《山堂肆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74-978冊）卷210「飄葉」條所錄最爲詳盡，詩云：「拭翠斂娥眉，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害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頁246）

85　〔清〕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09。

86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9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戲生成、女性閱讀與遺民意識：朱素臣《秦樓月》傳奇寫作與刊刻的前因後果

郭英德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清康熙十五、六年之間，蘇州戲曲家朱素臣（1621？-1701後）受吳綺（1619-1694）之托，以當時人姜實節（1647-1709）和陳素素（1657-？）的情緣遇合故事爲藍本，撰寫新戲《秦樓月》傳奇。在劇中，朱素臣將才子佳人悲哀離別的故事改寫成團圓喜慶的結局，藉以「爲多情開生面」。此劇附刻的陳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和「二分明月女子小照」，在江南才女中廣爲流傳，諸名媛先後題詠，引起強烈共鳴，對陳素素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秦樓月》傳奇的寫作與刊刻，得到吳綺、尤侗（1618-1704）、陳維崧（1625-1682）、余懷（1616-1695）、李漁（1611-1680）等著名江南文人的青睞。他們藉此劇的寫作與刊刻，寄託獨特而深沈的遺民意識，這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清初江南文人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追求。

關鍵詞：《秦樓月》　新戲　女性閱讀　江南文人　遺民意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rama Composition, Female Reading and Loyalist Complex: Compos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huanqi* Drama *Qinlou yue* by Zhu Su-chen

Ying-de GUO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tween the fifteenth and the sixteenth years in the Kangxi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Suzhou playwright Zhu Su-chen, under Wu Qi (1619-1694)'s request, composed a new *chuanqi* drama *Qinlou yue* (Moon above the Qin Building). He based the drama on a contemporary love story between Jiang Shi-jie (1647-1709) and Chen Su-su (1657-？), but changed the tragic ending of separation into a happy one of reunion. *Erfen mingyue nüzi ji* (Anthology of Erfen Mingyue Nüzi), printed as an appendix to the drama,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the talented women in southern China, who were greatly inspired by it and successively responded in verses. Besides, famous literati in southern China, such as Wu Qi, You Tong (1618-1704), Chen Wei-song (1625-1682), Yu Huai (1616-1695) and Li Yu (1611-1680) and so o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ompos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drama, through which to convey their dynastic nostalgia as Ming loyalists. This event reflects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ursuits of the southern literati in early Qing China.

Key words: *Qinlou yue* (Moon above the Qin Building) newly composed drama female reading literati in southern China loyalist complex of *yimin* (leftover peop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毛奇齡：《西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0-132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朱素臣：《秦樓月》，清康熙間文喜堂刻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

_____著，王永寬校點：《翡翠園》，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冷士嵋：《江泠閣文集續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家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李玉：《眉山秀》，清康熙間刻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

____著，馮夢龍重訂：《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明崇禎間墨憨齋刻本，收入《墨憨齋定本傳奇》，北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

完顏惲珠輯：《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紅香館藏刻本。

汪琬：《堯峰文鈔》，林佶寫刊本，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吳綺：《林蕙堂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吳偉業：《梅村家藏稿》，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余懷著，方寶川主編：《余懷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____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

胡忌：《揚州瘦馬考述》，收入胡忌：《菊花新曲破——胡忌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姜埰：《敬亭集》，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姜氏念祖堂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姜安節、姜實節輯：《姜貞毅先生挽章》，清康熙間家刻本。

_____著，羅振玉輯：《鶴澗先生遺詩》，民國初刻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7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查慎行著，周劭標點：《敬業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陳維崧：《陳迦陵詩文詞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_____著、江慶柏點校：《陳維崧詩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英德：〈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爲中心〉，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_____：《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_____：《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攷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徐乃昌：《閨秀詞鈔》，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欒室刻本。

徐釚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張潮：《虞初新志》，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年。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張貞：《杞田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岑閣刻本，收入《四庫未刊書輯刊》第7輯第2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張振鐸編著：《古籍刻工名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張慧劍：《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清朝歷代宮修：《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

單錦珩：〈李漁年譜〉，收入《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馮金伯輯：《國朝畫識》，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增補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0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進步書局1915年石印本影印，1986年。

焦循：《揚州足征錄》，清雲藍閣抄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釋佛海編：《虎邱綴英志略》，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26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顧湄：《虎丘山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懷嵩堂刻本，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26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